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埜

謄録監生臣孫　炯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五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成宗朝

建郊祀壇

元貞元年四月以世祖於麗正門東南七里建臺以祀天地然未有壇於是於麗正門外丙位凡三百八畆有奇壇三成每成高八尺一寸上成縱橫

五丈中成十丈下成十五丈四陛午貫地子午卯酉四位陛十有二級外設二壝内壝去壇二十五步外壝去内壝五十四步壝各四門外垣南櫺星門三東西櫺星門各一圜壇周圍上下俱護以甓内外壝各高五尺壝四面各有門三俱塗以赤至大三年冬至以三成不足以容從祀版位以青繩代一成繩二百各長二十五尺以足四成之制

燎壇在外壝内丙巳之位高一丈二尺四方各一

丈周圍亦護以甓東西南三出陛開上南出戶上
方六尺深可容柴香殿三間在外壝南門之外少
西南向饌幕殿五間在外壝南門之外少東南向
省饌殿一間在外壝東門之外少北南向外壝之
東南為別院內神廚五間南向祠祭局三間北向
酒庫三間西向獻官齋房二十間在神廚南垣之
外西向外壝南門之外為中神門五間諸執事齋
房六十間以翼之皆北向兩翼端皆有垣以抵東

西周垣各為門以便出入齋班廳五間在獻官齋房之前西向儀鑾局三間法物庫三間都監庫五間在外垣内之西北隅皆西向雅樂庫十間在外垣西門之内少南東向演樂堂七間在外垣内之西南隅東向獻官厨三間在外垣内之東南隅西向滌養犧牲所在外垣南門之外少東西向内犧牲房三間南向

貢舉人才

元貞二年學士王惲奏言貢舉人材肇自唐虞而法備於周漢興用孝廉秀才等科策以經術時務以州郡大小限其歲貢之數以賞罰責長吏極其人材之精猶古貢士法也歷魏至於後周中閒因時更革固爲不一要之不出漢制之舊迨隋始設進士科目試以程文時勢好尚有不得不然者至唐有明經進士等科既明一經復試程文對策中者雖鮮號稱得人至有龍虎將相之目其明經立

法敷淺易於取中當時不甚重又別設制科以待
天下非常之士故前宋易明經為經義其試義法
度嚴備考較公當至亡金極矣後世有不可廢者
然論程文者謂學出剽竊不根經史又士子投牒
自售行誼蔑聞廉恥道喪甚非三代貢士之法伏
遇聖天子臨御之初繼體守文以設科取士為切
若止用先皇帝已定格法與時適宜可舉而行如
邁隆前代剏為新制可不詳思揣其本末酌古今

而行之惟古貢士率從學而出莫若取唐楊綰宋朱熹等議而行之綰之法曰令州郡察其孝友信義而通經學者州府試通所習經業貢於禮部問經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其孝經論語孟子兼為一經熹之議曰分諸經史如易詩書周禮二戴禮經春秋三傳各為一科將大學中庸論孟分為四科並附已上大經逐年通試及廷試對策兼用經史斷以

己意以明時務得失愚謂為今之計宜先選教官定所明經史為所習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揀俊秀無玷汚者充員數以生徒人數限歲貢人數期以歲月使盡修習之道然後州郡官察行考學極其精當貢於禮部經試經義作一塲史試議論作一塲廷試策兼用經史斷以己意以明時務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不習之史進退用舍一出於學既復古道且革累世虛文妄舉之弊必收實

學適用之效豈不偉哉外據詩賦立科既久亦不宜驟停經史實學既盛彼自絀矣上是之

封緬王

大德元年二月封的立哇拿阿迪提牙為緬國王且詔之曰我國家自祖宗肇造以來萬邦黎獻莫不畏威懷德向先朝臨御之日爾國使人稟命入覲詔允其請爾乃遽食前言是以我師聞之臣加兵於彼比者爾遣子信合八的奉表來朝宜示含

弘特加恩渥今封爾為緬國王子信合八的為緬
國世子仍戒飭雲南等處邊將毋敢擅發兵甲爾
國官民各宜安業

保舉職官

大德二年制各廉訪司所按治城邑内有廉慎幹
濟者歲舉二人九年詔臺院部五品以上官各舉
廉能識治體者三人行省臺宣慰司廉訪司各舉
五人

爭罷詹事

二年以裕宗崩朝議欲罷詹事院張九思時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奈何罷之遂止

重翰林國子師

大德七年詔文翰師儒難同常調翰林院宜選通經史能文辭者國子學宜選年高德劭能文辭者須求相應之人布衣之士若果才德素著必合不

次趨擢者別行具聞

又諭大學士阿魯罕撒里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秩者陞之勿令輒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

歲計之數

大德二年上諭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

右丞相旺扎勒奏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

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爲請上嘉納罷中外土木之役

太史官不致仕

時詔内外官七十者并聽致仕獨太史官郭守敬以先朝舊德所司歷法水利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爲令

論井田

大德二年御史鄭介夫疏言隆古無豪覇之名自秦廢井田而兼幷起於是强者日富弱者日貧豪覇日興殆不可遏葢强必陵弱富必欺貧貧弱不能與競遂歸心腸命於富强之家理勢然耳聖朝開國以來軫䘏民憂禁治豪覇制令甚嚴終莫能少戢其風今上而府縣下而鄉都隨處有之小大不侔而蠹民則一鋒起水湧誅之不可勝誅雖有智者莫如之何愚嘗日夜思之不究其源徒窒

其流未易以制也制之之道惟有井田一法今不可得而行矣葢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民不得而私有之但强者力多能兼衆人之利以為富而無力者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至於轉徙流蕩先王授田使貧富强弱無以相過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畫地為井八鴆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畎澮川涂畛徑以立其提防疆井既定無得侵奪

雖欲貪并不可得也商鞅用秦規則寖弛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開阡陌阡陌既開乃有豪強兼并之患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置錐之地然猶不明說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為業耳迄於漢亡三國並立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以為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為在民則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元魏

而損益之為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始有契約文券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為私田先王之法由是大壞天下紛紛互相吞併而井田永不可復矣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官安得而禁制之田既屬民乃欲奪富者之田以與無田之民禍亂羣興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此時去古未遠井田之法尚可追也乃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言甚善而未克行至哀

帝時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没入官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不便於己遂寢其行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似太廹蹙為今之計豪强卒難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準今宜為定制每一家無論門閥貴賤人口多寡並以田十頃為則有十頃以上至於千頃者聽令分析或與兄弟子姪姻黨或立

契典賣外人但存十頃而止或販亡而所存不及十頃者亦聽十頃以下至於一畝者許令增買亦至十頃而止寛以五年為限如過限不依制而田富如故者除十頃外並没入官然官不歸於公仍將没官田名賣與貧民所得田價一半輸官一半給主彼富者亦甘心而無辭不出十數年而豪强不治而自無矣此法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使周公復生亦何以易此哉然

寺觀布滿天下田業過於巨室卒未能如會昌之併省廢毀而僧道恃無差發因而廣置田宅侵奪民役為禍不小亦宜立限分為三等大寺觀不得過十頃中止五頃下存二頃有過制者依上没官亦足以少抑僧道僭踰也良法美意無加於此以數千年未全之規一旦復見於今日豈非超古之事業太平之盛觀歟惟慮左右之臣如丁傳等恐妨於已百端阻當有不得行焉必須斷以決之不

閒於讒執而守之克底於終而後有所成也惟聖

朝其嘉納焉

日食不應

大德三年八月己酉朔太史言是日巳時當日食

二分有奇至期不食衆懼保章正齊履謙曰當食

不食在古有之矧巳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

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馬政

大德二年御史鄭介夫疏言狀曰古今立國未嘗怠於馬政葢以邊庭守戰之備馬不可缺而車輦出入百官擁從及檄書交馳郵傳迭發尤不可一日無也國朝開基以來牧放為俗羊馬之群遍滿谷野水草至便不假喂飼之勞隨意所用如取廐中是以出兵行師所向無前皆資馬之力也近年偃武之餘用馬日少故於馬政不復介心古者給價換馬已非長策今乃刷馬民間尤為弊政且南北

之風土不同生長於南者則不禁其冷生長於北者則不禁其熱隨其土產之宜而用之可也若刷東南之馬以供西北之用則立見其死亡耳又兼牧於野者安於水草習於馳驟以之臨敵易於鞭策畜於私家者飽以芻豆勤於翦拂一旦置之荒郊便已瘦弱無力況當矢石之衝何濟於用朝廷失於計畫茍且目前不循廣馬之成規而行刷馬之下策雖曰和買何異白奪且刷馬之政出於亡

金其時隣敵交攻疆土滋削未免刷之民間以應一時之急耳堂堂天朝不宜蹈襲亡國之遺轍也兼刷至之馬實無所用而民間之怨皆歸於國甚非經久之計今民間皆畏憚不敢養馬延以歲月民馬已稀萬一國家急欲用馬何從而得宜及閑暇早為之謀可也唐初得牝馬三千匹徙之隴右命張萬歲掌之蕃息至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及

玄宗以王毛仲為內外閑廄使東封之日有馬四
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此已然之明效也今國家之
地數倍於唐水草美處盡在版圖之中擇宜牧之
地各設牧馬監官給牝馬選用能吏使專牧馬之
權重之以職任優之以俸祿責之以成效不十數
年馬不可勝用矣向來家自為牧衣食之資皆仰
於此取其餘而用之猶且不竭況今以全盛之國
又助之以官府之力因其舊俗而行之亦甚易事

何必以刷馬為政徒結怨於民閒也

僧道

大德二年御史鄭介夫疏言竊自唐虞三代以來國祚延長羣生康泰不聞有釋老也三國六朝以後僧尼道士始布滿天下求福田利益者不之老則之釋人君好尚往往過之夫福非如粟帛金寳可求而取之物也上好儉則民財豐節力役則民不困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於仁壽之域民

生安樂便是好事獄訟無冤便是布施何必張浮
費事繁文泥金檢玉而謁之於虛無也一僧一道
之祝延不若百姓羣黎之同願一寺一觀之祈禱
不若千門萬戶之齊聲古諺云福從賛歎生正此
謂也西方乃佛生之地佛聖人也安肯作威福以
要人之敬奉佛教人以不貪不妬不傷生不害物
為好事故云即心是佛也何嘗以陳玉帛嚴香燈
晨夜誦經禮拜至於殺人致祭緃因示恩而名曰

做好事哉今國家財賦半入西番紅帽禪衣者便公然出入宫禁舉朝相尚莫不傾貲以奉之此皆庸僧作此妖妄非佛之真心本性也道家以老子為宗惟在清淨無為祖師係赤松子的孫惟求辟穀棄人間事今張天師縱情姬愛廣置田莊招攬權勢凌轢官府乃江南一大豪霸也其祖風法門正不如此諸佛三清在天之靈不可誣也往往嗣法者失其初意耳愚氓俗子不知所以為佛所以

為天師者云何但見頽其頭即指為佛黄其冠即指為天師雖百喙不能解其惑可為世道一慨朝廷特加寵異另立宣政院道教所以其棄俗出家非有司所可攝也而乃恃寵作威賄賂公行以曲為直以是為非僧道詞訟數倍民間如奸盜殺人諸般不法之事彼皆有之矣學釋老者離嗜慾去貪嗔異乎流俗可也而艷妻穠妾汙穢不羞奪利爭名奔競無已雖俗人所不屑為甚非僧道之宜然

也僧道之盛莫甚今日而僧道之弊亦莫甚今日朝廷若不稍加裁抑適所以重其他日之烈禍也能律以禮法制以分義使不至於驕奢無度敗壞宗風乃為敬奉之至矣今各寺既有講主長老各觀既有知觀提舉足任管領之責隨路又濫設僧録司道録司各縣皆置僧綱道紀反為僧道之蠹所宜革去也且僧道另設衙門歷代以下前所未聞亡金棄人尚鬼故立二司與二司鼎立而三豈

謂巍巍聖朝不師古聖王之常法而踵殘金之弊政耶况為僧錄道錄者皆無賴之徒立談遭遇遽授此職便與三品正官平牒往來以白身之人一旦居此榮貴得之既易視之亦輕宜乎逞私妄作而無復顧惜也近令憲司糾別文卷僧官跼蹐知懼而僧人皆喜得安此明驗也所欠道家猶未一體刷卷耳若僧道中有棲心寂滅息念塵寰者必不自詿憲綱雖無假官府可也若行止不檢身陷

刑戮亦佛法道教之所不容宜令有司管領嚴行究治罪狀明白比之常人更加一等斷遣還俗彼亦甘心令僧道不蠶而衣不耕而食皆得全免繇稅而愚民多以財產托名詭寄或全捨入常住以圖隱蔽差役驅國家之實利歸無用之空門視民間輸稅之外又當里正居首又當和顧和買非惟棄本逐末實是勞逸不均今後寺觀常住稅粮宜准古法盡令輸官俟其有佛法高妙道行絕倫者

從衆推舉然後蠲其繇役除其稅糧庶可養成清淨之風亦足激勵澆薄之俗也外有白雲宗一派尤為妖妄其初未嘗有法門止是在家念佛不茹葷不飲酒不廢耕桑不缺賦稅前宋時謂其夜聚曉散恐生不虞猶加禁絶然亦不過數家而已今皆不守戒律狼藉葷酒但假名以規避差役動至萬計均為誦經禮拜也既自别於俗人又自異於僧道朝廷不察其偽特為另立衙門令宗攝錢如

鏡恣行不法甚於僧司道所亦宜革去以除國蠹以寛民力可也

俸禄

大德二年御史鄭介夫䟽言孟子曰禄足以代其耕也在官者不耕而食故制禄以代之禄有不及何以養廉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臣皆勤事而俸禄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近來貪官污吏習以成風禄之有餘者則視為儻來畧無

撙節之心祿之不足者則借口無可養廉恣為侵漁之地上下交征相承為例廉恥道喪不覺其然宜思所以整救之可也時務所急雖未專在此而祿之不均自是朝廷一大缺政令親民之官該俸十兩者給職田二頃獨江南半之南地非肥北土非瘠也況江北少嚚訟之風江南多豪猾之俗而給田乃有重輕此祿之不均一也顧茲中外管軍管民務站各色官均為任君事也均為食天祿也

而職田獨與路府州縣及廉訪司官而餘弗之及於此何薄於彼何厚此祿之不均二也今各處職田元有官田則有之元無官田則無之又雖有官田而不給為職田者有職田處除絲麻豆麥外所收子粒路之正官不下八百石微如巡檢亦收一百餘石無職田處浪得職官之名不沾顆粒之惠而況外任俸鈔從五品止三十兩從六品不滿二十兩如九品止十二兩以俸鈔買物能得幾何十

口之家除歲衣外日費飲膳非鈔二兩不可九品一月之俸僅了六日之食而合得俸鈔又多為公用指除若更無職田老稺何以仰給又如小吏俱已添俸添米舊請俸鈔六兩者增作八兩每鈔一兩月加米一斗以此比之則六品以下之無職田者反不如一小吏也饑寒相迫欲律以廉得乎此祿之不均三也今內任俸鈔倍於外任而京城之間尋常米價亦是半錠一石飲食衣帛件件穹貴

以鈔數計之雖多一倍以日用計之實無外任一半所得況無職田可以供贍如外任三品官月得俸鈔八十兩職田米八百石一月該米六十餘石至如九品亦收職田米一百以上石一月得米已近九石之數隨朝三品官月請俸鈔三錠一十五兩既元無職田又不添俸米而四品官除俸鈔外月增米一石九斗五升由此言之則隨朝三品四品之官反不如外任九品簿尉之俸此禄之不均

四也制禄不均則人心不一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其流可勝言哉且俸禄一事自歸附以來言者不知其幾矣而所言俱不得其要朝廷舉行亦不知其幾矣而所行皆未底於平一番更變又是一番紊行終無益於缺政之萬一也中朝冗職固難枚舉如各處廵檢各路提控案牘歲收職米尤為虛費隨縣置尉司簽弓手以專廵警又有分鎮軍官以助之何須贅設廵檢司甚而一縣之內有設三

四處者徒蠹民間無濟官府隨路既有經歷知事足任案牘又令行省剳差一員徒蠹官府無益民間茲類頗多皆合汰去既可省俸又可以清選法也如處州徽州等路總管無職田可收縱令每月增米一石五斗五升而省劄人員一月反得米八石有零似此不平朝廷何嘗知之當今之弊不在俸禄之薄而在俸禄之未均不患俸禄之不敷而患設官之太濫均有餘以周不足取濫設之米以

給合設之官則國無所損而官有所利矣議事之
臣日夜講求俸米之説謾爾紛紛莫窮要領其有
俸鈔有職田則過於厚無俸鈔又無職田則過於
薄尸位素餐者空負糜廩粟之譏服勤輸力者乃
有衣食不足之歎若能裒多益寡截長補短職田所
收自可敷用今有額外多費二十八萬餘石糧徒
於國儲大有所損實於官吏未見其益且丞相職
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錠有零一日之俸不滿

十四兩若如晉之何曾日食萬錢無下筯處雖罄竭私帑亦不能自給矣天子立相必須厚禄以優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從儉豈可先處以約而薄其所養哉今俸自三錠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貴貴之道也又如隨朝大小官及各處行省宣慰司皆是樞要重臣既無所取於民又無職田可收縱添些少俸米何足為養廉計君子猶良驥也欲責之日行千里又不飽以

芻菽世無是理也宜盡取元撥職田合收子粒錢糧官為收貯將中外合設人員分別差等而普及之隨朝官吏俸給雖厚米價則穹凡俸五兩月給米一石外任官吏俸給既薄米不直錢凡俸五兩月給米二石五兩以上隨俸加之不願支米者隨時價準之以鈔內外臺察院廉訪司事煩而形神勞官清而交往絕比之有司量加優添所以重風憲也和林上都後山河西諸州城不係出米去處

照依本處時估折價不當拘以二十五兩所以重
邊鄙也無分軍民各色官吏但請俸錢者隨所給
鈔數按月支米元無俸錢者隨所授品從依例增
支將官收職田錢糧先儘外任數足其餘剩者盡
令起運赴都以給隨朝官吏計其所得倍多於前
又可無過費太倉之粟此所謂利國利官之要道
也其祿既均其政自平免致饑寒之憂自存廉恥
之節然後律之以贓貪之法彼亦不得而有辭矣

專官治河

大德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浸歸德府數郡百姓被災差官脩築計料合脩七隄二十五處共長三萬九千九十二步總用葦四十萬四千束經尺樁二萬四千七百二十株役夫七千九百二人武宗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黄河決溢千里蒙害浸城郭漂室廬壞禾稼百姓已罹其毒然後訪求修治之方而且衆議

紛紜互陳利害當事者疑惑不決必須上請朝省比至議定其害滋大所謂不預已然之弊大抵黄河伏槽之時水勢似緩觀之不足為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疎薄兼帶沙滷又失導洩之方崩潰决溢可翹足而待近歲亳潁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遠慮失於規劃使陂濼悉為陸地東至杞縣三汊口播河為三分殺其勢蓋亦有年往歲歸德太康建言相次湮塞南北二汊遂

使三河之水合而為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為灾由是觀之是自奪分泄之利故其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即今水勢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茍不為遠計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今之所謂治水者徒爾議論紛紜咸無良策水監之官既非精選知河之利害者百無一二雖每年累驛而至名為廵河徒應故事問地形之高下則懵不知訪水勢之利病則非所習

既無實才又不經練乃或妄興事端勞民動衆阻
逆水性翻爲後患爲今之計莫若於汴梁置都水
分監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任量存員
數頻爲巡視謹其防護可疏者疏之可堙者堙之
可防者防之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
溢民已被害然後鹵莽脩治以勞民者烏可同日
而語哉
宣諭日本

大德三年二月侍臣勸用兵日本上以其俗奉佛乃遣僧一山賫詔使日本詔曰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嘗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爰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内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舶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請葢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惇好恤民之事王其審圖之日本

乃遣使隨僧奉表進貢

遷官之法

大德三年立遷官之法從七品以下屬吏部正七品以上屬中書三品以上非有司所予奪由中書取進止自六品至九品為敕授則中書牒署之自一品至五品為宣授則以制命之三品以下用金寶二品以上用玉寶有特旨者則有誥詞其理算論月日遷轉憑散官內任以三十月為滿錢穀典

守以二歲為滿而理考通以三十月為則內任官率一考陞一等十五月進一階京官率一考視外任減一資外任官或一考進一階或兩考陞一等或三考陞二等四品則內外考通理此秋毫不可越然前任少則後任足之或前任多則後任累之一考者及二十七月兩考者及五十四月三考者及八十一月以上遇陞則借陞而補以後任

職官廕叙

大德四年定諸職官子孫廕叙正一品子正五品叙從一品子從五品叙正二品子正六品叙從二品子從六品叙正三品子正七品叙從三品子從七品叙正四品子正八品叙從四品子從八品叙正五品子正九品叙從五品子從九品叙正六品流官於巡檢内用雜職於省劄錢穀官内用從六品子近上錢穀官七品子酌中錢穀官從七品子近下錢穀官

合祀南郊之議

大德六年合祀五方帝於南郊翰林國史院檢閲官袁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為大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

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

獻官法服

初憲宗壬子年秋八月祭天於日月山用冕服自此

始成宗大德六年春三月祭天於麗正門外丙地命獻官以下諸執事各具公服行禮是時大都未有郊壇大禮用公服自此始九年冬至祭享用冠服依宗廟見用者製其後節次祭祀或合祀天地增配位從祀獻攝職事續置冠服於法服庫收掌法服二百九十有九公服二百八十容紫二百九十有五至大閒太常博士李之紹王天祐疏陳親祀冕九旒服大裘而加衮裘以黑羔皮為之臣下

從祀冠服歷代所尚其制不同集議得依宗廟見

用冠服制度

凡獻官諸執事行禮俱衣法服惟監察御史二冠

獬豸服青綬凡迎香讀祝及祀日遇陰雨俱衣紫

羅公服六品以下皆得借紫

諫伐遠夷

大德六年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諫伐西南夷䟽

言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

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治亂反為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巴圖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粮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況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穿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

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為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為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

茍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筭定而
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
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讎怨
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
俱進服從者懐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
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
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

赴任程限

大德八年定赴任官在家裝束假限二千里內三十日三千里內四十日遠不過五十日馬日行七十里車日行四十里乘驛者日兩驛百里以上止一驛舟行上水日八十里下水百二十里職當急赴者不拘此例違限百日外依例作闕

止兵馬司問盜情

中書省臣言舊制京師州縣捕盜止從兵馬司有司不與遂致淹滯自今輕罪乞令有司決遣重者

從宗正府聽斷庶不留獄且民不冤從之

疏濬吳淞

大德八年都水庸田使瑪哈穆特集議拯治吳淞江方畧条詳浙西田土多藉太湖之水灌溉所利甚大若河港閉塞不能通流湖水稍遇大雨便致泛溢渰没田禾為害不輕其吳淞江元受太湖澱山湖諸處湖泖上源急流衝散自古可敵千浦浙西之水來既有源去亦有委是以不成水患近年

以來因上源吴江州一帶橋洪塘岸樁釘壩塞流水艱澀又因沿江水面并左右澱山湖泖等處權豪種植蘆葦圍裹為田邊近江湖河港隘口沙灘滋生茭蘆阻節上源太湖水勢以致湖水無力不能汎滌潮沙遂將東大江沙泥塞滿江邊雖有江洪水勢不能全復故道水性潤下是故潮水就其地所順下而行此天地自然之理今太湖之水不流於江而北流入於至和等塘經由太倉出劉家

等港注入大海并澱山湖之水望東南流於大曹
港柘澤塘東西横泖泄於新涇上海浦注江達海
今張桂榮何珍朱文祥所言吳淞江漸成痼疾頗
難救療即令與平江路總管李通議并崑山州官
常從仕嘉定州達嚕噶齊燕特穆爾松江府上海
縣石縣尹知水利人張桂榮朱文祥何珍徐鑄邊
江久居任千戶等一同講議理合相其地宜順其
水性分流派洩出江達海庶消湖水泛溢之患擬

將上源吳江州一帶石塘橋洪水洞一百三十餘處每處展闊作一丈使太湖水勢泄流快便將太湖東南澱山湖迤東堙塞河道東西橫泖等蹤深闊以泄澱山湖長泖等水及將平江路崑山州嘉定州應有堙塞河道亦行開挑分洩太湖水勢添注劉家港泄於大海又將各處江湖河港應有圍裹成田魚斷茭蘆葑稗阻水去處盡行起除禁約諸人不得似前違犯阻遏水利仍令拘該吳淞江

地面嘉定州松江府上海縣等處將道徹海潮河港勸諭近民於港口築疊土壩安置透水木槽名曰水竇潮來閉竇阻遏渾沙潮退起竇洩放湖水庶江道漸有通利之望

議郊祀禮

大德九年右丞相哈喇哈遜等言去年地震星變雨澤愆期歲比不登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今宗廟社稷歲時攝官

行事祭天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祭宜如宗廟社稷遣官攝祭歲用冬至儀物有司豫備日期至則以聞制若曰卿言是也其豫備儀物以待事於是翰林集賢太常禮官皆會中書集議博士疏曰冬至圜丘惟祀昊天上帝至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論集議曰周禮冬至圜丘禮天夏至方丘禮地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唐虞三代之

典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禮續議以聞按
周禮壇壝三成近代增外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
位集議曰依周禮三成之制然周禮疏云每成一
尺不見縱廣之度恐壇上陿隘器物難容擬四成
制內減去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
以合乾之九九上成縱廣五丈中成十丈下成十
五丈四陛陛有十二級外設二壝內壝去壇二十
五步外壝去內壝五十四步壝各四門壇設於丙

已之地以就陽位按古者親祀冕無旒服大裘而加衮臣下從祀冠服歴代所尚其制不同集議曰依宗廟見用冠服制度按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宫黄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集議曰樂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必訪求深知音律之人審五聲八音以司肄樂夏四月壬辰中書

復集議博士言舊制神位版用木中書議改用蒼玉金字白玉為座博士曰郊祀尚質合依舊制遂用木主長二尺五寸闊一尺二寸上圓下方丹漆金字木用松栢貯以紅漆匣黄羅帕覆之造畢有司議所以藏議者復謂神主廟則有之今祀於壇墠在上非若他神無所見也所製神主遂不用七月九日博士又言古者祀天器用陶匏席用藁鞂自漢甘泉雍畤之祀以迄後漢晉魏南北二朝

隋唐其壇壝玉帛禮器儀仗日益繁縟浸失古者
尚質之意宋金多循唐制其壇壝禮器考之於經
固未能全合其儀法具在當時名儒輩出亦未嘗不
援經而定也酌古今以行禮亦宜焉今檢討唐宋
金親祀攝行儀注并雅樂節次合從集議太常議
曰今欲脩嚴不能一舉而大備然始議之際亦須
酌古今之儀垂則後來請中書會翰林集賢禮官
及明禮之士講明去取以聞中書集議曰合行禮

儀非草創所能備唐宋皆有攝行之禮除從祀受

胙外一切儀注悉依唐制修之

吳淞水利記

大德九年吳松水利記前海道千夫長任仁發以

吳松江故道堙塞使震澤之水失其就下之性爲

浙西居民害垂二十年慨然上疏條其利病疏導

之法中書省以聞特命平章董其役乃相其山川形勢

之宜高深廣狹之度工役之數錢糧之費畚鍤之

用飲食之需命民索綯乘屋具藁秸以防其卑濕為醫藥以防其疾疫時䘚作以防其倦怠上以誠感下下以誠應上民乃歡呼四集樂於趨事赴功始於大德八年冬十一月望前二日西自上海縣界吳松舊江東抵嘉定石橋迤邐入海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步三尺深一丈五尺闊二十五丈役夫為數一萬五千為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奇至九年二月晦畢工復置閘竇啓閉以

時物無疵癘民無夭閼而事竟集復開江東西河道置木閘十年行監復開挑吳松江東西兩處河道起工於閏正月之三日自上海縣界趙屯浦大盈浦白鶴江分莊嵛樊浦西浜盤龍舊江計長三十七里三百二十二步數內樊浦爲頭一河下接新涇舊江面闊二十丈餘俱深一丈五尺休於三月之二十九日夫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一十九既又於廟涇盤龍以東開挑出水口子五處幷

新涇安置水閘二座一至江二里三百三十九步

一至江一里四十七步

重製衮冕

大德十一年九月博士議唐制天子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凡十二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褾領為升龍皆織成之龍章以下每章一行每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

青襈襈裙襦加龍山火三章毳冕以上火山二章絺冕山一章玄冕無章革帶大帶玉佩綬襪舄與上同舄加金飾享廟謁廟及朝遣上將征還飲至踐阼加元服納后元日受朝及臨軒冊拜王公則服之又宋制天子服有袞冕廣尺二寸長四寸前後十有二旒二纊並貫珍珠又有珠旒十二碧鳳啣之在珠旒外冕板以龍鱗錦表上綴玉為七星傍施琥珀餅犀各二十四周綴金絲網鈿以珍珠雜

寳玉加紫雲白鶴錦裏四柱飾以七寳紅綾裏金
飾玉簪導紅絲縧組帶亦謂之平天冠衮服青色
日月星山龍雉虎蜼七章紅裙藻火粉米黼五章
紅蔽膝升龍二並織成間以雲彩飾以金鈒花鈿
窠裝以珍珠琥珀雜寳玉紅羅襦裙繡五章青褾
襈裾六采綬一小綬三結三玉環三素大帶朱裏
青羅四神帶二繡四神盤結白帶中單青羅袜帶
紅羅勒錦鹿盧玉具劒玉縹首鏤白玉雙佩金飾

貫珍珠金龍鳳草帶紅襪赤舄金鈒花四紳玉鼻

祭天地宗廟受冊尊號元日受朝冊皇太子則服

之事未果行至延祐七年七月英宗命禮儀院速

製法服八月中書省會集翰林集賢太常禮儀院

官講議依秘書監所藏前代帝王衮冕法服圖本

命有司製如其式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六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孫　炯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六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武宗朝

追尊孔子

至大元年加孔子號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

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為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行銅錢

至大二年十月詔錢幣之法其來遠矣三代以降沿革不常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交鈔以權民用已有錢幣兼行之意葢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子母相資信而有證今鈔法一新期於公私兩利重

惟經久之計必復鼓鑄之規

官員便養

至大三年詔銓選官員父母衰老氣力單寒者得就近遷除尤為便益果有親年七十以上別無以次侍丁合從元籍官司保勘明白斟酌定奪

孔廟不受官官之祭

四年遣官者李邦寧釋奠孔子邦寧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

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久之風始定

飭行鈔法

四年（時仁宗即位未改元）詔曰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於茲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率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資用曾未再期其𡚁滋甚爰咨廷議允協輿言皆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

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
書省已發各處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
使者赴行用庫倒換

仁宗朝

重名器行久任

皇慶元年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即位之時
大事初定故於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
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於朝比者

雖令追印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禄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内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内外大小官屬必俟任

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

國學貢試之法

皇慶元年命集賢學士趙孟頫禮部尚書元明善等更定國子學貢試之法

一曰陞齋等第六齋東西相向下兩齋左曰游藝右曰依仁凡誦書講說小學屬對者隸焉中兩齋左曰據徳右曰志道講說四書課肄詩律者隸焉上兩齋左曰時習右曰日新講說易詩書春秋科

習明經義等程文者隷焉每齋員數不等每季考其所習經書課業及不遵規矩者以次進退

二曰私試規矩漢人驗時習日新兩齋蒙古色目驗志道據徳兩齋本學實歷坐齋二週歲以上未嘗過犯者許令充試限實歷坐齋三歲以上許充貢舉漢人私試孟月試經疑一道仲月試經義一道季月試策問表章詔誥内科一道辭理俱優為上等準一分理優辭平者為中等準半分每歲終

通計其年積分至八分以上者陞充高等生員以四十名為額蒙古色目各十名漢人二十名歳終試貢員不必備惟取實才有試同闕少者以坐齋月日先後多少為定

三曰黜罰科條應私試積分生員其有不事課業及一切違戾規矩者初罰一分再犯罰二分三犯除名應已補高等生員其有違戾規矩者初犯殿試一年再犯除名從學正録糾舉之正録知見而

不糾舉者亦從正監議罰之應在學生員歲終實歷坐齋不滿半歲者並行除名除月假外其餘告假並不准算學正錄歲終通行考校應在學生員除蒙古色目别議外其餘漢人生員三年不能通一經及不肯勤學者勒令出學其餘責罰並依舊規

行科舉

皇慶二年十一月詔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

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爲育材之地
議科舉爲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
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
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爲首試藝則以
經術爲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
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
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
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具合行事宜於後科場每

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諸色戶內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出結保舉以禮敦遣資諸路府兵或狥私濫舉并應舉不舉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究治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

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
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
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
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
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
百字以上不拘格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
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叅用古體第三場
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

一千字以上或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兩榜並同所在官司遲悞開試日期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彈治罪流官子孫廕敘並依舊制願試中選者優陞一等其在官未入流品願試者聽若中選之人已有九品以上資級比附高加一等注授

若無品級止依試例從優銓注鄉試處所并其餘條目命中書省議行於戲經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服色等第

延祐元年十二月定服色等第詔曰比年以來所在士民靡麗相尚尊卑混淆僭禮費財朕所不取貴賤有章益明國制儉奢中節可阜民財命中書省定立服色等第於後 一蒙古人不在禁限及

見當集賽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惟不許服龍鳳文　一職官除龍鳳文外一品二品服渾金花三品服金荅子四品五品服雲袖帶襴六品七品服六花八品九品服四花繫腰五品以下許用銀幷減鐵　一命婦衣服一品至三品服渾金四品五品服金荅子六品以下惟服銷金幷金紗荅子首飾一品至三品許用金珠寶玉四品五品用金玉珍珠六品以下用金惟耳環用珠玉　一器皿除

鈒造龍鳳文不得使用外一品至三品許用金玉四品五品惟臺盞用金六品以下臺盞用鍍金餘並用銀　一帳幕除不得用赭黃龍鳳文外一品至三品許用金花刺繡紗羅四品五品用刺繡紗羅六品以下用素紗羅　一車輿除不得用龍鳳文外一品至三品許用閃金粧飾銀螭頭繡帶青幔四品五品用素獅頭繡帶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雲頭素帶青幔　一鞍轡一品許飾以金玉二品

三品飾以金四品五品飾以銀六品以下並飾以
瑜石銅鐵　一内外有出身考滿應入流見役人
員服用與九品同　一授各投下令旨鈞旨有印
信見任勾當人員亦與九品同　一庶人除不得
服赭黄惟許服暗花紵絲紬綾羅毛毳帽笠不許
飾用金玉鞾不得裁制花樣首飾許用翠花并金
釵飾各一事惟耳環用金珠碧甸餘並用銀酒器
許用銀壺瓶臺盞盂鏇餘並禁止帳幕用紗絹不

得赭黄車輿黑油齊頭平頂皂幔　一諸色目人除行營帳外其餘並與庶人同　一諸職官致仕與見任同解降者依應得品級不叙者與庶人同　一父祖有官既沒年深非犯除名不叙之限其命婦及子孫與見任同　一諸樂藝人等服用與庶人同凡承應粧扮之物不拘上例　一皂隸公使人惟許服紬絹　一娼家出入止服皂褙子不得乘坐車馬餘依舊例　一今後漢人高麗南人等投

充怯薛者並在禁限　一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違者職官解見任期年後降一等叙餘人決五十七下違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賞有司禁治不嚴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究治御賜之物不在禁限

經理田稅

延祐元年平章章閭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尚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為荒地者有

之懼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税者亦有之由是歳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税入無隱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或以熟為荒以田為蕩或隱占逃亡之産或盜官田為民田或指民田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十畝以下其田

主及管幹田户皆杖七十二十畆以下加一等一百畆以下流竄北邊所隱田沒官郡縣正官不為查勘致有脫漏者量事論罪重者除名然限期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為姦以無為有虛具於籍往往有之於是人不聊生盜賊並起其弊反有甚於前者至泰定天歴之初盡革其虛增之數民始獲安

進士儒從祀

延祐二年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
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

追封孟子父母

延祐三年十月制曰朕惟繇孔子至於孟子百有
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亞聖之才亦
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
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實闕褒
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振豈朕所以致

懷賢之意哉肆須寵命永賁神休可追封其父為
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

追封周子

三年制曰葢聞孟軻既没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
自為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閒生濂溪周敦
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絶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斡
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教燦然復明其休
功尚其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修久

稽彝典已從廟廷之祀盍疏鄉國之封於戲霽月

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衮赤芾蕢寵命之斯承

舉録隱逸

延祐七年十一月詔曰比歲設立科舉以取人材

尚慮高尚之士晦跡丘園無從可致各處其有隱

居行義才德高邁深明治道不求聞達者所在官

司具姓名牒報本道廉訪司覈察奏聞以備録用

英宗朝

廟室之制

至治元年中書省臣言以廟制事集御史臺翰林院太常院臣議謹按前代廟室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為一室正室增為十四間東西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為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為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殿後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殿為寢別作前廟十五間中三間通為一室以奉

太祖神主餘以次為室庶幾文情得宜謹上太常
廟制制曰可期以來歲營之

夾室

省臺集議夾室制度太常博士議曰爾雅室有東西廟
曰廟注云夾室前堂禮曰西夾南向注云西廂夾
室明有東西夾室也夾室猶今耳房之類其制度
則未之聞晉太廟十六間東西儲各一所謂儲者
非夾室與唐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

南北三間宋哲宗亦嘗於東夾室奉安是唐宋夾
室與諸室制度無大異也今廟制皆不合古權宜
一時宜取今廟十五間南北六間東西兩頭二間
准唐南北三間之制壘至棟為三間壁以紅泥以
准東西序南向為門如今室戶之制虛外以准廂
所謂夾室前堂也雖未盡合古於今為宜從之七
月辛卯落成

拜相

至治二年十二月命拜珠為右丞相詔曰帝王之職在論一相於以表正百司綱領庶績朕纘承丕緒厲精圖治然而澤有所未洽政有所未舉豈委任之道有遺闕歟今特命中書左丞相拜珠為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一新機務使邪正異途海宇乂寧以復中統至元之治於戲朝廷既正著端本澄源之功風俗斯醇廣摩義漸仁之化

考正祀典

至治二年有旨議南郊祀事中書平章買閭御史中丞曹立禮部尚書張埜學士蔡文淵太常禮儀院使王緯田天澤博士劉政等會都堂議一曰年分按前代多三年一祀天子即位已及三年常有旨欽依二曰神位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註謂昊天上帝冬至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又曰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也在

北極謂北辰又曰北辰天皇耀魄寶也又名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文志中宫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上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即天皇大帝然漢魏以来名號亦復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既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天

皇大帝其五天帝與太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
大德九年中書圖議正依周禮祀昊天上帝三曰
配位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
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郊之所以有配也漢唐以
下莫不皆然至大三年冬十月三日奉旨十一月
冬至合祭南郊太祖皇帝配為是四曰告配禮器
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宫註告后
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也告用牛一宋會要於致

齋二日宿廟告配凡遣官攝尊豆籩行一獻禮至大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質明行事初獻攝太尉同太常禮儀院官赴太廟奏告五曰大裘冕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之服鄭司農云黑羊裘服以祀天示質也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陸佃曰禮不盛

服不充葢服大裘以衮襲之也謂冬祀服大裘被之以衮開元及開寶通禮鑾駕出宫服衮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冕而出次宋會要紹興十三年車駕自廟赴青城服通天冠絳紗袍祀日服大裘衮冕圖議用衮冕六曰匏爵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謂陶瓦器匏用酌獻酒開元禮開寶禮皆有匏爵大徳九年正配位用匏爵有坫圖議正位用匏配位飲福用玉爵七

曰戒誓唐通典引禮經祭前期十日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總戒羣官唐祀前七日宋會要十日纂要太尉南向司徒亞終獻一品二品從祀北向行事官以次北向禮直官以誓文授太尉讀之令天子親行大禮止令禮直局管勾讀誓文圖議令管勾代太尉讀誓刑部尚書涖之八曰散齋致齋禮經前期十日唐宋金皆七日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大明殿圖議依前七日九曰藉神席郊

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鞂之尚注蒲越藁鞂藉神席也漢舊儀高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以為天地尚質宜止勿修詔從焉唐麟德二年詔曰自處以厚奉天以薄改用裀褥上帝以蒼其餘各視其方色宋以褥加席上禮官以為非禮元豐元年奉旨不設國朝大德九年正位藁鞂配位蒲越冒以青繒至大三年加青綾褥青錦方坐圖議合依至大

三年於席上設褥各依方位十曰犠牲郊特牲曰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天地之牛角繭栗黍用
騂駒漢文帝五帝共一牲武帝三年一祀用太牢
光武採元始故事天地共犢隋上帝配帝蒼犢二
唐開元用牛宋正位用蒼犢一配位太牢一國朝
大德九年蒼犢二羊豕各九至大三年馬純色肥
腯一牲正副一鹿用十八野猪一十八羊一十八
圖議依舊儀神位配位用犢外仍用馬其餘並依

舊曰已行典禮十一曰香鼎大祭有三始禋為歆神宗廟則焫蕭祼鬯所謂臭陽達於墻屋者也後世焚香蓋本乎此而非禮經之正至大三年用陶瓦香鼎五十神座香鼎香合案各一圖議依舊十二曰割牲周禮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又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也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為二十一體也

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别骨肉之貴賤以為衆俎也七體謂脊兩肩兩拍兩髀二十一體謂肩臂臑髆骼正脊脡脊横脊正脅短脅代脅并腸三胃三拒肺一祭肺三也宋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解豚解則為七以薦腥體解則為二十一以薦熟葢犬豕牛羊分别骨肉貴賤其解之為體則均也皇朝馬牛羊豕鹿並依至大三年割牲用國禮宜依舊議十三曰大次小次

周禮掌次王旅上帝張氊按唐通典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内道北南向小次於午階之東西向曲禮曰踐阼臨祭祀正儀曰阼主階也天子祭祀履主階行事故云阼宋元豐詳定禮文所言周禮宗廟無設小次之文古者人君臨位於阼階蓋阼階者東階也惟人主得位主階行事今國朝太廟儀注大次小次皆在西蓋國家尚右以西為尊也圖議依祀廟儀注

文獻通考

至治二年六月饒州路採訪得樂平州儒人馬端臨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知前代之典章識當時之體要以所見聞著成一書名曰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禮樂名刑財用貢賦官職選舉學校經籍郊祀封建户口征役之屬可謂濟世之儒有用之學命於本路刊印進呈

鄱陽馬端臨自序云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

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

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温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

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少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葢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葢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

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叙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叙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叙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

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
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為集著
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
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
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
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
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録具存何
以稽考先儒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

能臆為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素揷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餘文獻葢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彚别曰田賦曰錢幣曰户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

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歴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録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録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録之所謂獻也其

載諸史傳之紀録而可疑稽論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以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為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陳壽號善叙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

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畧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大元通制

至治三年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

制頒行天下伯啟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法當改丞相是之而卒不果行

躬享太廟

至治初親祀太廟詔中書及太常禮儀院禮部定擬制鹵簿五輅以平章政事張珪留守王伯勝將作院使明埒棟侍儀使乙剌徒滿董其事是年

玉輅成明年親祀御之後復命造四輅工未成而

罷

躬享太廟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禮畢還宮鼓吹

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

御製佛經序

至治三年上以金字藏經成命學士吳澄為序澄

辭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

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說

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為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七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泰定帝

開經筵

泰定元年開經筵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和塔拉多爾默色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王結等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

等書進講厥後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嘗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

求言成法

泰定元年諭朕即位以來無一人能執成法為朕言者知而不言則不忠且陷人於罪繼自今凡有所知宜悉以聞使朕明知法度斷不敢自縱非獨

朕身天下一切政務能守法以行則衆皆乂安反
是則天下罹其憂苦凡事防之於小則易救之於
大則難爾其以朕言明告於衆俾知所慎
授下第舉人教官
泰定元年三月中書省臣奏下第舉人仁宗延祐
間命中書省各授教官之職以慰其歸今當改元
之初恩澤宜溥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兩舉
不第者與教授以下與學正山長漢人南人年

五十以上并兩舉不第者與教授以下與學正山長先有資品出身者更優加之不願仕者令備國子員後勿為格從之

減止祠醮

泰定元年平章張珪言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九明年

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
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請增修
布施莽齋自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
後况佛以清淨為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
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
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為已有
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
利畜養妻子彼既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

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奏乃行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侈用必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課增價之類皆足以厲民矣上是之

罷蜑戶

泰定元年七月罷廣州福建等處蜑戶爲民仍免差稅一年初張珪奏議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州池始自大德元年奸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蜑戶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兩六兩又入入水爲蟲所傷死甚衆遂罷珠戶爲民其後同知廣州路塔不兒等又獻利於失列門創設提舉司監採廉訪司以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旣而

内正少卿魏按達拉冒啓中旨馳驛督採耗廪食疲民力非舊制請悉罷遣

太學貢試之法

泰定三年更積分而為貢舉並依世祖舊制其貢試之法從監學所擬大槩與前法畧同而防閑少加嚴密焉其本學正録各二員司樂一員典籍二員管勾一員及侍儀舍人舊例舉積分生員充之後以積分既革於上齋舉年三十以上學行堪範

後學者為正錄通曉音律學業優贍者為司樂幹局通敏者為典籍管勾其侍儀舍人於上中齋舉禮儀習熟音吐洪暢曽掌春秋釋奠每月告朔明贊衆與其能者充之

文宗

諭飭臺臣

天歴元年諭太祖皇帝嘗訓飭臣下云美色名馬人皆悦之然方寸一有繫累即能壞名敗德卿等

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
命達齊爾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猶
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
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
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
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闕失卿
亦以聞朕不爾責也
追封伯夷叔齊

追封伯夷叔齊制畧曰讓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昔居北海之濵遺廟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載餘澤被於一方永懐孤峻之風肅示褒崇之典可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

建奎章閣

天歴二年命翰林煥章閣諸儒臣采輯本朝典故著經世大典置奎章閣學士建奎章閣於西宫興

聖殿之西廊為屋三間南間以藏物中間諸臣入直北間設御座進儒臣集經史之書考帝王之治左右列珍玩命羣玉內司掌之閣官係銜初名奎章閣置大學士二員正三品隷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陞為奎章閣學士院階正二品置大學士二員並知經筵事侍書學士從二品承制學士正三品供奉學士正四品並二員兼經筵官職

籍没免及妻子

二年行臺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爲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朝廷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取失節者以配是身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爲令從之

屯田東京之議

天歷二年學士虞集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而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

給其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京東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逺寛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此都燕之至計惜元不能用至順帝之季南糧不至以御衣御酒乞米於張士誠可慨也

學校師道

天歷二年集賢脩撰虞集疏言師道立則善人多

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

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
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
敢妄為奇論者衆所敬服非鄉原之徒者延致之
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
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
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
根柢者矣
懷慶水利

天歷三年三月懷慶路同知阿哈瑪特言天久亢旱夏麥枯槁秋穀種不入土民匱於食近因訪問耆老咸稱丹水澆溉近山田土居民深得其利有泄水亦可溉田中統間嘗開此渠溉濟源河内河陽温武陟五縣民田三千餘頃二十餘年後因豪家截河起堰立碾磑壅遏水勢又經霖雨渠口淤塞堤堰頽圮今分水渠口及舊渠口俱有可考若蒙依前浚治多方區畫遇旱視水緩急撤閘通流驗

工分水以灌溉若霖雨泛漲閘牐退還正流禁治不得截水置碾磨栽種稻田如此則澇旱有備民樂趨利乞相視施行

奎章閣官制

至順元年正月諭奎章閣學士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眇躬夙夜憂懼自惟蚤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

閣置學士員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卿等其推所學以稱朕意其勿復辭按奎章閣在西宮興聖殿之西廊為屋三間高明敞爽南間以藏物中間諸官入直所北間南嚮設御座左右列珍玩命羣玉內司掌之閣官署銜初名奎章閣階正三品隷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乃陞為奎章閣學士院階正二品置大學士五員并知經筵事侍書學士二員承制學士二員供

奉學士二員并兼經筵官幕職置叅書二員典籤二員并兼經筵叅賛官照磨一員内掾四名内二名兼檢討宣使四名知印二名譯史二名典書四名屬官則有羣玉内司階正三品置監羣玉内司一員司尉一員亞尉二員僉司二員典簿一員令史六名典吏二名司鑰二名司膳四名給使八名專掌秘玩古物藝文監階正三品置大監兼檢校書籍事二員少監同檢校書籍事二員監丞叅

檢校書籍事二員或有兼經筵官者典簿一員照磨一員令史四名典吏二名專掌書籍鑒書博士司階正五品置博士兼經筵參贊官二員書吏一名專一鑒辨書畫授經郎階正七品置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二員專一訓教集賽官大臣子孫藝林庫皆從六品置提典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二名庫子一名專一收貯書籍廣成局階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司吏二名

專一印行祖宗聖訓及國制等書特恩創製象

齒小牌五十上書奎章閣三字一面篆字一面

蒙古字與輝和爾字分散各官懸佩出入宮門

無禁學士院凡與諸司往復惟劄送參書廳行

移而已命侍讀學士虞集撰記御書刻石閣中

南郊肆赦

至順元年十二月親祀南郊肆赦詔朕膺昊天之

成命承聖祖之貽謀祗纘丕基於今三載統萬幾

之兢業思兆姓之雍熙式舉禮文聿嚴報祀爰以今年十月初四日躬服袞冕致明禋於南郊尊我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配享上帝方至誠之孚格嘉景貺之旋臻宜施曠蕩之恩用洽溥天之慶於戲永言配命克肩昭事之心一視同仁益思鴻寧之福

加封孔子父母

至順元年制曰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

禱天啓聖人之生朕聿觀人文敦求往哲惟孔氏
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之周
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甫其明德也遠
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
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礽既襲於上公之封
考妣宜視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繆
建而不悖於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
敬其所長於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相斯文

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夫人顔氏可

加封啓聖王夫人

加封宣聖夫人

至順元年制曰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

成教迺睠素王之廟尚虛元媲之封有其舉之斯

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亓官氏來嬪聖室垂

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樂好

合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

爾褘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秩秩彝倫吾欲廣關

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

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經世大典

至順三年纂脩經世大典成三月朔日詞臣歐陽

玄進表云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道雖形於上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錄之間

足見彌綸之具是以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

要之書於以著當代之設施於以備將來之考索

我國家受命龍朔纉休鴻基發政施仁行葦之忠厚世積制禮作樂關雎之風化日興紀綱具舉於

朝廷統會未歸於簡牘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羣策躬親萬幾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經緯必有鋪張以揭皦日必有述作以藏名山爰命文臣體會要之遺意

偏勑官寺發掌故之舊章倣周禮之六官作皇朝

之大典臣某叨承旨諭俾綜纂脩物有象而事有原質爲本而文爲輔百數十年之治蹟固大畧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在鴻儒之繼作謹繕寫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脩通議一卷裝潢成帙隨表以聞伏取進止

學士虞集經世大典序云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纘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於上下重登大寶天命以

凝於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概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歷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與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稡國朝故實之文作為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為之太師丞相答剌罕太平王臣雅克特穆爾總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林特穆爾奎章閣大

學士臣和塔拉篤爾彌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
丞臣撒迪奎章閣大學士太僖宗禋使臣阿榮奎
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朵來並以耆舊近
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
中丞臣趙世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司簡牘具
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
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
文監官屬分局脩纂又命禮部尚書臣庫庫擇文

學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别用國史之例别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修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詞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曰臣事大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勲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

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
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
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
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
用繫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朝廷郊
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於混一告
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政刑之設以輔禮
樂仁厚為本明慎為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

居一馬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
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
集等皆以空疎之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
聞非廣或踈遠不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
諒其具藁之誠實欲更求是正踈畧之罪所不敢
逃竊觀唐會要創於蘇冕續於崔鉉至宋王溥而
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王珪至汪大猷虞
允文二百年間三脩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

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萬年之基方源源而未已

今之所述粗立其綱迺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

之續報更加捜訪以待增修重惟纂述之初猷實

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廩餼給之以

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

而纂脩臣寮貪冒恩私不稱旨意不勝兢懼之至

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任官之法

至順三年六月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内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係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時思謙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材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

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

給假省親之制

至順三年六月廉訪使僧嘉努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不存者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不行者坐以罪若詐冒有所規避者與詐奔喪者同科著為令

欽定四庫全書

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七